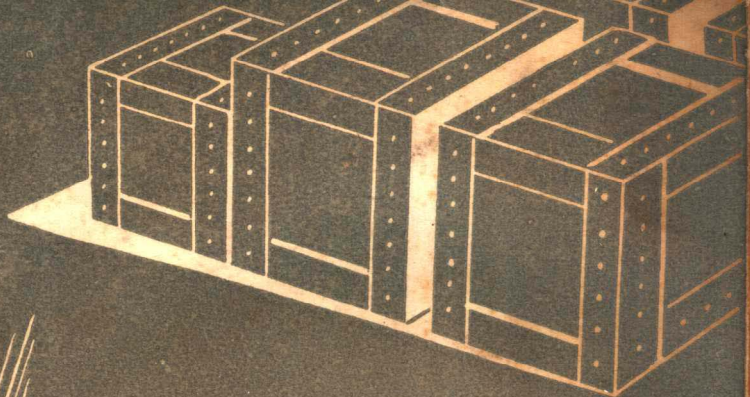




蘇聯消滅城鄉對立的道路

中·門·柯什列夫作
華 五 譯

33
K3

三十四之書叢識知界世

路道的立對鄉城滅消聯蘇

著夫列什柯·П·Ф

譯 五 華

版出社識知界世

月一年一五九一

蘇聯消滅城鄉對立的道路

世界知識
叢書之四十三

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

原著者 Ф·П·柯什列夫

譯者 華五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總經理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冊三〇〇〇元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上海總(1)0001—6000

目 錄

一 前言.....	一
二 資本主義之下城鄉間的敵對關係.....	二
三 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之下城鄉關係的根本改變.....	一〇
四 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克服城鄉對立的物質基礎.....	二二
五 農業勞動變為工業勞動的變種——克服城鄉對立的重要條件.....	三〇
六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之合理的配置.....	四〇
七 蘇維埃工人與農民生活水平不斷高漲與接近.....	四四
八 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與完全克服城鄉對立的任務.....	五四

一 前 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強調說：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乃是私有財產發展的產物，這種對立，祇有在私有財產的範圍內才能存在。

城鄉對立最先在奴隸制度生產方式的內部發展，然後在封建制度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發展，在資本主義之下，就達到了最高度尖銳化的階段。

在資本主義之下，城鄉對立是不可避免的。沒有這種對立，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存在，正如沒有生產的無政府性、經濟危機、失業與勞動羣衆的貧困，資本主義不可能存在一樣。如果不克服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就不可能成長和鞏固起來。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城鄉對立的克服，立刻在我國開始實行了。從資本主義繼承下來的城鄉對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開始消失了。

列寧寫道：「……爲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地主與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財產，並且還要廢除對生產手段的任何私有財產，還要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區別，以及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的區別。這是需要很長的時期才可實現的事業。爲要完成這個事業，就必須大大地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小生產制無數殘餘勢力的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和特別難於征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勢力相關連的極頑強的因循守舊習氣。」（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三版第三三七頁)

列寧這個任務，已由布爾什維克黨，在斯大林同志的天才領導之下，順利地解決了。年代久遠的城鄉對立，在我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過程中加以克服，加以消滅了。蘇聯以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顯示出解決這個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問題的範例。

二 資本主義之下城鄉間的敵對關係

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具有年代久遠的歷史：「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是與從野蠻到文明，從部落制度到國家，從地方的局限性到民族的過渡時期一齊開始的，經過文明的全部歷史，而拖延到現代的。……」（馬恩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〇頁）

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這是實現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社會分工與商品生產的結果。過去，在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社會分工與商品生產發生以前，工業與農業不是互相分離的，而是構成了統一的、不可分離的經濟。自從私有財產、社會分工與商品生產出現以後，工業就與農業分離，城市就與鄉村分離，工業與工業人口就集中於城市；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智力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城市開始對鄉村佔着優勢。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工業人口的迅速成長、鄉村的從屬於城市，乃是帶着商品生產的一切國家的一般的、不可避免的現象，這種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獲得了完全的統治和普遍的開展。

「……工業人口的增加，——列寧寫道，——與商品經濟及資本主義，處於必要的與不可分離的聯系中。商品經濟隨着社會分工的發展而發展。而這種分工在於：工業部門、原料生產的製造單位，逐一地脫離了農業，成為獨立的部門，所以，就形成了工業人口。」（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版第二〇六頁）

列寧指出：社會分工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導引到製造工業與採礦工業分離開來，導引到這些經濟部門再分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單位，它們發展為單獨的、獨立的經濟部門。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導引到單獨獨立工業部門的數目之增加，不僅把每一種生產品的生產，把生產品每一個部份的生產，都變成特別的工業部門，並且把製造消費品的個別工作，都變成特別的工業部門。

在自然經濟之下，列寧寫道，社會係由許多同類的經濟單位（家長制農民家庭、原始農村公社、封建領地）所組成，每個這樣的單位「……都進行一切種類的經濟工作，從採辦各種原料起，到最後製成消費品止」（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一五一—一六頁）。在商品經濟之下，由於社會分工的結果，「……創造了各種不同的經濟單位，增加了單個經濟部門的數目，減少了發生同一經濟作用的經濟單位的數目」。（全上第一六頁）

在商品經濟發生以前，製造工業是與採礦工業結合着的，而採礦工業是以農業為首。所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祇能促使各種工業部門逐一地與農業分離。在那些商品經濟發展薄弱（或全未發

展)的國家中，其人口無例外地是農業人口，這表示它不僅是從事農業的人口，而且是自己加工於農產品。在這樣的國家中，生產物交換與分工差不多是完全沒有的。過渡到商品經濟，不可避免地導引到日益衆多的人口之與農業分離，工業人口之由於農業人口減少而增加。

在從單純的商品經濟到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的過渡時期，工業人口之由於農業人口減少而增加，無例外地採取了更大的規模。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於它所固有的敵對矛盾，由於它的特性是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所以農業人口就較之非農業人口不斷地減少。這說明了：在工業中，不變資本的增大，引起了可變資本之雖然相對地減少而却是絕對地增長的。在農業中，相反地，耕種一定面積土地所需要的可變資本，是絕對地減少着。農業方面可變資本的增大之成爲可能，只有在耕作新的土地的時候。但是這個過程，祇有在工業人口，也即城市人口大規模地增長的時候，才有可能。如果沒有工商業人口之由於農業人口減少而增加，資本主義是不可想像的。

「農業方面最有力的、強大的與有知識的工人被工業所奪去，不但是工業國，而且是農業國，不但是西歐，而且是美洲與俄國的一般現象。資本主義所引起的文明城市與野蠻鄉村之間的對立，不可避免地導引到這個地步。」(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三五頁)

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完成的社會分工與商品生產，不可避免地導引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工業人口之由於農業人口減少而增大，城市與鄉村的分離。

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導致對生產的無政府性、各種經濟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工業與人口在國內的不平均的配置、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

隨着社會從私有財產的一個形態，轉入另一個形態，城鄉之間的關係起了變化，它們之間對立的性質也改變了。資本主義更加擴大和加深了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對立。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很明顯地指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鄉對立的尖銳化與深刻化的特徵：

「資產階級，——他們寫道，——使農村服從於城市的統治。它創造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的數目比農村人口有高度的增加，這樣就使一大部份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正像它已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野蠻與半野蠻的國度屈服於文明的國度，農民的人民屈服於資產階級的人民，東方從屬於西方。」（「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第二七頁）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之下，城市對鄉村全面地加以統治，迫使農村的勞動羣衆陷於不堪忍受的困苦的生存狀況中。單純的商品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伴隨着農民勞動羣衆與生產手段的分離，並使他們變為無產階級。小農的變為僱傭工人階級，意味着他們的喪失了生產手段（土地、勞動工具）、農民的分化、貧困與破產。農民的分化，隨着機鞋中農面增大，造成農村居民兩個極端的類型：富農與農村無產階級——具有「分有地」的僱傭工人階級。這種農村的無產階級，佔着沙皇俄國全部農村人口的半數以上。地主與富農們殘酷地剝削了他們。在資本主

義之下，中農是富農與具有「分有地」的佃農之間的中間環節。它的特徵是商品經濟之最少發展。獨立農業勞動只有在豐年及特別順利的條件下，才能抵償中農的最低費用。在大多數場合下，中農的狀態是極端不穩定的，它如不藉助於以工役償還的借債，是不能收支相抵的。每一歉收就把大批中農投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去。「……農民資產階級，——列寧寫道，——不僅排擠低的一類農民，並且排擠中間的一類農民。這樣，就發生對資本主義經濟所專門特有的「農民的分化」——中間份子的死滅與兩極的加強」。（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一四八頁）

資本主義各國的農民勞動羣衆陷於地主、富農與高利貸者的毒爪下，資本主義的城市對鄉村統治的桎梏落在他們的肩上。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城鄉對立含有敵對的特性。這些敵對的矛盾經常地尖銳化，並在農業不斷地落後於工業、鄉村不斷地落後於城市中發現了具體的表現。在資本主義之下，鄉村是經濟上與文化上落後的範例。在這裏，資本主義的與半農奴制度的對農民勞動羣衆的剝削形式支配着。

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高與最後階段——的條件之下，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顯得特別嚴重和深刻。資產階級的城市在帝國主義時代，通過銀行之手，採用工業品高度的獨佔價格與壓低農產品價格的方法，採用直接及間接捐稅和一切徵課的方法，實行掠奪鄉村。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鄉村爲着佃租，爲着購買土地，對大地主支付巨額款項。沙皇俄國的農民，單是積欠「農民銀行」的債務，就達十三億盧布。此外，農民們爲着地租，每年還需償

還地主五億盧布。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農民被吸血虫與高利貸者、商人與土豪的網所包圍。資本主義窒息着鄉村，從它身上吮吸着所有的血液。

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農民羣衆，由於被貧窮所窒息，不得利用原始的技術，採取太古時代的耕種方法。這就導引了土地的不斷貧瘠，結果是經常地歉收與饑荒。在資本主義的俄國，周期的饑饉襲擊着三千萬至四千萬個農民。成千成萬的人民因饑饉而陷於死亡。

列寧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所著的「關於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資料」一書中，用下列的方法指出了美國農業的特性：「……資本主義的農業，如果將它的發展與工業的發展作一比較，那末它是更接近於製造工業的階段，而不是接近於大規模機器工業的階段。手工勞動在農業中仍佔優勢，而機器的使用，比較地是非常薄弱的。」（列寧全集第廿二卷第八六頁）

這幾行字的寫作，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五年，美國農業的機器數量，劇烈地增加了，但是美國農業發展的趨勢，農業中使用機器的特性，依然是導引到正如列寧在上書中所指出的同樣結果。

在一九三八年，全部農場的百分之二十一有了拖拉機，在一九四〇年——百分之二十三，在一九四五年——大約百分之三十四。但是拖拉機是集中於巨大的資本主義經營者手裏。農場的絕大多數羣衆並沒有拖拉機及其他現代農業機器。這就是說，在美國農業中，手工勞動迄今仍佔優勢。

不但如此：農業方面的使用拖拉機及其他機器，更加緊了排擠小農與中農農場的過程。資本主義的農場首腦的財富的增加過程，就是農場勞動羣衆的貧窮與破產的過程。在十年以內——從一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在美國，由於小規模農場的破產，農場的總數量減縮了一百萬所。

貧農與中農的農場，在美國佔全部農場的百分之七十，但是它們在農產物的商品經濟中起了極爲有限的作用。在一九三九年，它們在價值上佔商品生產物的百分之十六；而資本家經營的一部份農場，就是使用僱傭勞動與機器的，其商品生產物佔百分之八十四。農場的百分之十（其中係屬於最巨大的農場）的商品農產物價格，降低了一半。農場的廣大羣衆陷於貧困境地。

從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美國農業獲得了政府的龐大補助金，但這筆款項却落入使用僱傭勞動與機器的大農場之手，而農場勞動者則遭遇了更加惡劣的情況。在資本主義之下，機器在農業上的使用，使農民勞動羣衆的情況更趨惡化，加深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鴻溝。

列寧教導我們：農業的經常地落後於工業，鄉村的經常地落後於城市，乃是資本主義各種經濟部門之間均衡崩潰的最深刻因素之一，也是經濟危機與物價高漲的深刻因素之一。農業的落後於工業，並非天然的因素所引起，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引起，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建立在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與人對人的剝削上面的。土地的私有財產以及由此而生的絕對性地租，乃是提高農業生產力，消除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的落後性的最大阻礙。它妨礙了最新技術在農業方面的施行，轉移巨額資金到購買土地方面去，阻止將這些資金運用到農業生產方面。

在技術的現代化水平之下，資本主義是可能生產更多幾倍的農產物，來飼養資本主義各國經常挨餓的全部居民的。但是，這一任務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是不能實現的。

資本主義社會擁有極充足的資本，可以將農業提高至工業的水平。在許多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形成了「過剩資本」，這些資本如果應用到鄉村方面來，對於社會可能是有利的。然而，這些資本並不流入鄉村，而是輸出到國外，在那裏，發現了對於自己的利益更為有利的條件。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生產，其目的不是改善勞動者的物質情況，而是爲了獲得高度的資本主義的利潤。

「……倘若資本主義能把現在到處都遠遠落後於工業的農業發展起來，倘若資本主義能把雖有驚人技術進步發生，而到處却仍然是半饑半飽，乞丐不如的民衆生活水平提高起來，那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資本過剩了。用小資產階級觀點批評資本主義的人，也就是往往提出這種『理由』的。但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就不會是資本主義了，因爲發展上的不平衡性和大衆生活的貧困，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根本必要條件和前提。當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時，過剩資本不會用來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因爲這樣便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是要把資本輸出到落後國家去，藉以提高利潤的。在這些落後國家中，因爲缺少資本的關係，利潤通常都是很高，地價較低，工資低廉，原料也便宜。」（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二八—二二九頁）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鴻溝，鄉村對城市的落後性，就

不斷地擴大了。「資本主義徹底地破壞了工業與農業的聯系，但在同時，由於本身的高度發展，它又準備了這種聯系的新因素，在自覺使用科學與集體化的勞動組合的基礎上，在人類的新的分布的基礎上，結合了工業與農業。（由於鄉村的荒廢性、隔離性、粗野性以及大城市巨大羣衆的不自然的堆積之消滅）」。（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五頁）

工業與農業結合的任務，它們的協調配合的任務，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才能解決。蘇聯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

三 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之下城鄉關係的根本改變

如果說，在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之下，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日趨深刻化與尖銳化，形成了它們之間的深刻鴻溝；那末，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之下，城鄉之間相互關係在原則上是完全不同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替年代久遠的城鄉對立的消滅，創造了前提條件。

科學共產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僅揭開了限制城鄉對立發生的原因，及其在剝削階級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的表現形態，而且擬定了克服這種對立的具體道路與方法。

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企圖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萬古永存，替資本主義的僱傭

奴役制度和資本主義城市對小農的鄉村的剝削加以辯護，過去和現在都斷言着，城鄉對立乃是天然的、永久的、與社會經濟構成無關的社會現象，好像任何時候人類都不能擺脫這種對立性，關於消滅城鄉對立問題的提出都是幻想和空想。

在批評否認消滅城鄉對立可能性的杜林時，恩格斯寫道：這種對立一定會消除的；祇有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解決這個計劃的企圖才是幻想。

在粉碎了否認克服城鄉對立可能性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反科學的、反動的立場時，列寧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替城鄉對立性的消滅，創造了條件。」（列寧選集第十九卷第六四頁）。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在我們的條件之下，這一點已經獲得了具體的確認。

城鄉對立的克服，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九年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中，曾經規定：

「鑒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乃是農村的經濟落後與文化落後的一個最深刻的基礎，而在目前進入深刻的危機時期，無論城市，無論鄉村，都將面臨着衰落與滅亡的直接威脅，蘇聯共產黨就把消滅這種對立，認為是共產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之一。……」（聯共（布）決議與決定第一集第二九二頁）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結果所產生的蘇維埃政權，把消滅城鄉對立當做實踐的路線：

它廢除了土地、工廠、鐵路方面的私有財產，並把它們變爲社會的、國家的財產，這是全民的財產；它立刻將從前屬於大地主、修道院和教會的土地一億五千萬公頃，無代價地交給貧農與中農們耕種，使勞動農民從那些購買及租賃土地而必需繳納的開支中解放出來。

由於土地國有化及土地在貧農與中農之間實行再分配的結果，由於工人階級對勞動農民盡力幫助的結果，早在蘇維埃政權的第一年，在鄉村中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地主階級已經完全根絕，富農經濟的比重已經減少了三倍，貧農的比重大約減了二倍，而中農的比重則增長了三倍。中農變成農業方面的重心，形成鄉村中的優越勢力。貧農與中農經濟在歷史上第一次地開始生產主要的農產品。他們也成爲商品糧食的基本擁有人。

「這就是說：小農中農既已完全解脫了地主的壓迫，在基本上打破了富農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方面所獲得的最大利益，首先就表現在這裏。」（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八六頁）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加以豐富，並以新的結論和命題來適應新的歷史情勢時，揭露了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之下，鄉村被城市剝削的各種形態，擬定並科學地建立了小規模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改造的具體方法和方式，指出了農業上社會主義革命所完成的革命性改革，對於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的聯盟，加強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帶頭作用，對於消滅城鄉對立的最偉大意義。

、斯大林同志對資產階級的理論予以致命的打擊，這種理論企圖降低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民勞動羣衆幸福高漲中的作用與意義，斷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予農民的東西，似乎比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給與的還要少。在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這種反動的言論時，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九年說過：「同志們，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它牽連到城鄉相互關係問題，它牽連到消滅城鄉對立性的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七頁）

斯大林同志指出：十月革命立刻把貧農與中農從地主的羈絆下解放出來；十月革命容許了貧農與中農生產了比較在地主資產階級制度下所生產的增多了十五億蒲特的糧食；十月革命消滅了土地的私有財產，消滅了土地的買賣，建立了土地國有化。

在指出土地國有化對於農民勞動羣衆生活水平的高漲的意義時，斯大林同志說：「這就是說，農民爲要生產穀物，現在已不需要購買土地了。從前，他們爲要買得一小塊土地，不得不積年累月，勉強積蓄一點金錢，東湊西借，以至於債台高築，遭受盤剝。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也就使穀物生產的成本費增加起來。而現在，農民已不必這樣幹了。現在，他不必購買土地，便能生產穀物了。這是什麼——是改善農民的狀況，抑或不是改善農民的狀況呢？明顯的，是改善農民狀況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八—一五九頁）

所以，由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在我國實現了土地國有化，土地買賣的消滅，將地主、教會、修道院及其他私有財產的土地無代價地交給貧農與中農們耕種，以重大的方法改善